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李海涛 日期：2006.5.18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李海涛 导师签名：徐超 日期：2006.5.18

内容摘要

《类篇》是继《说文解字》、《玉篇》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字书，书中着力探讨了字源、古音、古训，阐明古今字形的演变，并把文字的异义和异读附于字义解释之后，收字规模宏大，文字现象复杂。

《类篇》在对异体字收录上，有着自己的标准和理解，充分体现了两宋时期异体字整理的研究特色和水平。本文依据传统文字学广义异体字的定义，采取定量分析，部分测查，全面分析方法，对《类篇》异体字进行了初步系统的研究。

全文由六部分组成：

绪论：简要叙述了《类篇》成书时代背景，收字特点，在文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一章：介绍了《类篇》收字的基本情况，明确了其收录字数和收字原则，和有关异体字的界定。

第二章：概括了《类篇》异体字的表现类型，根据文本储字情况，将其异体字划分为正文和注释两个层次，归纳为三种表现形式：与本字并列者，释文中注释者，归于别部者。并具体分析每一种表现形式的表现类型。

第三章：根据已划分的类型，对异体字的构形进行了分析，包括古文类字形分析，或体字字形分析，俗体字形分析等，对每一种字形细化分类，阐明《类篇》异体字构形的特点。

第四章：对《类篇》异体字的来源进行了初步探讨，将《类篇》同《说文解字》、《汗简》、《大广益会玉篇》等字书对比，考其源流。《类篇》多数异体来源于古代字书并对其进行了加工改造，而《集韵》是一个特殊来源。

第五章：《类篇》作为我国古代字书集大成者，在异体字整理归纳上表现出那个时代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优点，亦有缺点，此章初步表现了《类篇》文字学的价值。

本文正文之后的附录部分附有“《类篇》俗字表”和“部分‘或体’异体字字表”，以反映本文对《类篇》异体字研究的收集与整理。

关键词：类篇 异体字 或体

ABSTRACT

"Lei Pian" is an important calligraphy book, which continues "Shuowen Jiezi", "Yu pian". The book has discussed the character source,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the ancient precept, expound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glyph evolution, and attaches writing different righteousness and the variant pronunciation after the meaning explanation. It receives the character broad in scale, and the writing phenomenon is complex.

"Lei Pian" has own standard and the understanding in includes to the variant form, fully has manifested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 and the level which two Song time. This article rests on the traditional philology generalized variant form the definition, adopting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part measures looks up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 The variant form has conducted the preliminary system research to "Lei Pian".

The full text is composed by six parts:

Introduction: Briefly narrated the circulation time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 of receives and important status in philology history.

First chapter: Introduced "Lei Pian" the character the basic situation on receives, clear about it on the number of words and to the character principle, with related variant form limits.

Second chapter: Summarized "Lei Pian" the variant form performance type. According to store of character situation the, it divides into two levels of the main text and the annotation. The induction is three kind of manifestations: With original form of a character compound; elucidates texts the annotation; belong to author Character radical. And analyzes each kind of manifestation specifically the performance type.

Third chapter: According to the types which already divides, it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to the variant form configuration, includi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 glyph analysis, the variant form character glyph analysis and the popular or

unauthorized form of a Chinese character shape analysis and so on. Classification each kind of glyph classification, and expounds "Lei Pian" the variant form configuration characteristic.

Fourth chapter: The variant form origin has carried on th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to "Lei Pian". Contrasting "Lei Pian" with "Shuowen Jiezi", "Han Jian" and "Da Guang Yihui the Yu pian" and so on, will test its source. The most bodies originated in the ancient times calligraphy book and have carried on the processing transformation to it, and "Ji Yun" was a special origin.

Fifth chapter: "Lei Pian" as our country ancient times calligraphy book epitomizing, displayed bright time characteristic in the variant form reorganization induction, had the merits, and the shortcomings. This chapter has displayed "Lei Pian" initially the philology value.

After main text appendix partially attaches "the unauthorized character table of "Lei Pian"" and "are partial ' the variant form ' the variant form character table", which reflects the variant form research collection and the reorganization.

Key word: Lei Pian variant form huoti

绪论

《类篇》由宋代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等人奉敕相继编纂，最后由司马光整理缮写上呈，书即题司马光撰。此书成于宋英宗平治三年（公元1066年），体例略依据《说文解字》^①。全书十五篇，分部首列字，解释以音义为主，收字及释义较前代字书为备，是我国古代继《说文》、《玉篇》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字书。纵观中国文字学史，《类篇》犹如珍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它联系古今，承前启后，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司马温公在《类篇·序》中言道：

虽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无不各获其处也。多而至于失其处者，非多罪也。无以待之，则十百而乱；有以待之，则千万若一。今夫字书于天下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而待之以《集韵》，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无不得也；从其有形也，而待之以《类篇》，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无不得也。

中国文字之本在形而用在音，形音既明，义于是得。古代善待之以音者，则有《切韵》、《广韵》等，而以《集韵》集其大成；古之善待之以形者，莫若《说文》、《玉篇》，而《类篇》又集其大成。从文字发展史看，文字历史既久，孳乳变异既繁，形体各异，自仓颉以来整理多次，史籀整合大篆，李斯统一篆书，其后便是许慎之《说文》，顾野王之《玉篇》，以字形之书，收字之富，赵宋以前无以逾于《类篇》。其书编纂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一零三九年）至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一零六六年），历时二十七年。《四库全书总目》曰：“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两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规模宏大可见一斑。

在语言文字学史上，《类篇》的价值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来研究者少，除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外，学者们不予以重视也是重要一个原因。《类篇》作为文字学史上一部重要字书，理应得到充分的应用。《类篇》中着力探讨了字源、古

^① 为方便行文，下文中简称为《说文》。

音、古训，阐明古今字形的演变，并把文字的异义和异读附于字义解释之后，这些都补充了《说文》和《玉篇》之所无。汉字的本体是字形，《类篇》又是一部以收录字形为主的字书。探讨字形及其孳乳变异的关系是研究《类篇》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一章 《类篇》收字情况概述

一、《类篇》收字数量及原则

《类篇》是继《玉篇》之后集大成的楷体字书，全书为雕版印刷而成。关于《类篇》所收文字总数，《类篇·序》中言道：“凡十四篇，目录一篇，每篇分上中下，总四十五卷，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两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四库全书总目》曰：“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两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增订《辞海·语言文字分册》则云：“分部五百四十四部，……收字三万一千余，重文两万一千余。”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影印宋钞本《类篇》，其《跋》云：“用《说文解字》例，其分部五百四十三，编例有九，所收重文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目前一些文字训诂书籍在介绍《类篇》时，一般依从《四库全书总目》。^①《类篇》所收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继承了《说文》、《玉篇》等字典的编排方式，也是以部首来分类。但是《类篇》在编排方法上有所创新，它首创以韵目为次来排列各部内之字的方法，利于读者查检。《类篇》跟《玉篇》一样，以楷书为字头。《类篇》的释文不像《说文》那样以六书来分析字形结构，而是以注音、释义为主要内容。这是为了方便人们查找字音与字义，至于字形的构成，则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类篇》的字头和释文均用楷书，每字之下先注明反切，再释义。释义多引前代字书、义书的说解及古书之传注，所引书证和释义都较为简明扼要，多直释其义。若有重音，则分别注音释义。若字形、字音、字义有不明之处，有司马光按语。有古文、篆籀、或体、俗体等一并标出。这些庞杂的文字是按什么方式编排的？《类篇·序》有苏辙言该书归字之九条例：

凡《类篇》以《说文》为本，而例有九。一曰槻槩异释而响幽异形，凡同音而异形者，皆两见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也。三

^① 陈建初《〈类篇〉的部首数和字数》一文中考察《类篇》的部首和《说文》完全相同为540部，收字总数包括重文为31319字。《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3期。

曰瓶之在艸，令之在𠂔，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从其故也。四曰霁古气类也而今附雨，韵古口类也，而今附音，凡变古而有异意者，皆从今也。五曰壺之在口而無之在林，凡变古而失其真者，皆从古也。六曰无之附天至之附人，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得特见也。七曰王之为玉翻之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皀，凡《集韵》之所遗者皆载于今书也。九曰勳之附小韮之附彘，凡字之无部分者皆以类相聚也。

这九条“凡例”的意思是：一、凡同音异义异形之字，皆分两见两处，即使形体极相近，亦不得合并；二、凡同形同义而异声的字，皆将诸音诸义归于一字之下；三、较古文字，于字形之所从，不可确之，故仍保留于本字之下而不归部；四、本字与异体字之字义，自古至今，恒无相异，则不分，否则，皆依所从偏旁归部；五、凡今字已变其原来形体，而失古人之造字初意，改易所从《说文》部首偏旁，则形体归部仍从《说文》之旧；六、后出文字，而无根据，则附于本字之下，而不特别独立；七、文字因传写讹变，于今已为世人所习用，但不依其俗形归字，并于文字之注文中辩明；八、《集韵》所漏收之字，《类篇》亦增字归部；九、字形之归部，无所依据，乃按照《说文》条例，据形系联。^①

《类篇》的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就是按照上述条例安排的，除少数出例的个别以外，基本上能够按照这个标准去辑录文字。《类篇》在收字的类型方面，做到了“古今兼顾，雅俗共赏”。它的字目，除统括《说文》以来字书中所有的字（包括新附字）之外，还收录了不少的异体字、新字和冷僻字。由小篆到隶书和楷书，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汉字经隶变和楷化之后，由于笔画化而使得大量的异体字产生了。《类篇》非常注意整理和收录这些异体字。《类篇》中所认定的异体字包括隶定籀文古文、楷化隶书、通假字、古今字及楷书异体等，所以数量较多。

① 《类篇研究》 孔仲温 台湾学生书局 1987 年版

二、关于异体字的定义

我们要研究《类篇》中的异体字，就需要给异体字下一个定义。一般情况我们给异体字这样定义：异体字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字符号记录同一个词的一组字。我国字典编纂很早就注意到异体字的收录，异体字虽然是一个常用的术语，但它是今天才出现的一种称谓，《类篇》时代尚无此说法，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我们先看一些学者专家对此的理解：

异体字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两个或几个字形，必须音义完全相同，才能算是一个字的异体。^①

异体字就是许慎《说文解字》中的“重文”。凡是音义相同而写法不同的字，都叫做异体字。^②

异体字指汉字通常写法之外的一种写法，也称或体。这种字跟通常写法相比较，或在形旁上有所不同，或在声旁上有所不同。^③

异体字跟古今字最大的区别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字的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互相代替。^④

异体字：音义同而笔画不同的字。即俗体、古体、或体、帖体之类。^⑤

异体字就是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严格地说，只有用法完全相同的字，也就是一字的异体，才能称为异体字。但是一般所说的异体字往往包含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严格意义上的字可以称为狭义异体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称为部分异体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广义的异体字。……部分异体字用法的同异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含式，也可以称为包孕式，就是一个字的用法为另一个字所包含。另一类是非包含式，也可称交错式，就是彼此既有共同的用法，又各有不同的用法。^⑥

① 《语文长谈》吕叔湘 三联书店 1980年版

② 《文字训诂论集》刘义辛 中华书局 1993年版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周祖谟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年版

④ 《古代汉语》王力 中华书局 1996年版

⑤ 《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中华书局 1999年版

⑥ 《文字学概要》裘锡圭 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

以上列举了一些专家学者对异体字的看法，不过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异体字的界定是不统一的。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异体字的讨论取得了更为深入的结果，不少人对异体字的概念提出了更为新鲜和科学的解释。对异体字的定义采用“严式”解释，如，李国英将异体字定义为“在使用过程中功能没有分化的为语言中的同一个词造的不同的文字形体以及由于书写变异造成的一个字的不同形体”^①这个概念同时满足了构形和功能两个方面条件，可以避免由于目前异体字定义所带来的种种混淆。异体字的概念由汉字整理工作而生，又因汉字整理工作的结果发生分歧。传统文字学上没有异体字的概念，有的是“或体”、“俗体”之称，“异体”一词最早出自何处，目前尚无准确的材料可以说明。《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当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这里所说的“异体”是指籀文与古文书体不同，是与字形有关的“异体”一词较早的出处。但是，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异体字的“异体”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清人曾明确地使用“异体”一词来概括汉字异体字现象^②

异体字概念是今人提出的，《类篇》时期没有这个概念，虽然今天对异体字定义和《类篇》时代对异体字的理解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些差异，但是今人研究历史，不妨以“异体字”来称之。因此我们仍然沿用对异体字的传统定义，即广义上的异体字定义。《类篇》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研究《类篇》中的文字就不能忽略了这一问题。文字经过两汉、魏晋等时期的发展，到了唐宋，文字异体现象非常严重，唐朝大量界定正俗字专书的出现清楚说明了这个问题。到了两宋，汉字异体字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于是在整理文字过程中，《集韵》、《类篇》的编撰者有意识地对其进行了加工整理。

《类篇》编纂的基础是《集韵》。《集韵》是一部韵书，按韵排列，但是它广收异体，罗列文字，又可以堪称是一部字数。《集韵》收录异体字没有什么标准，收字原则是“务从该广”，只要有据，各种异体统统收入，一字多体是《集韵》的一大特点。异体字中有些是古老字体的保留，在文字学中也有一定的价值。《集韵》共收录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个字，其中文字是按韵部排列的，与《说文》不相参协，故分出一部分韵字另外编撰《类篇》。《类篇》和《集韵》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① 《异体字的定义与类型》《异体字研究》张书岩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② 《汉字异体字论》章琼 《异体字研究》张书岩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集韵》将异体并列与本字之下，而不于注文之中，异与旧有之韵书，其凡例文曰：“凡旧韵书有别体，悉入子注，使奇文异画，湮晦难寻，今先标本字，余皆并出，启卷求义，灿然易晓。”《类篇》仿照《集韵》之例，将同部之异体，并列于本字之下。

第二章 《类篇》异体字的表现类型

一、本字与异体字关系

《类篇》是汉字异体字在楷书层面上较丰富而系统的材料。虽然这里面的异体字是共时历时各类字体相互继承、变异的一个总汇，但它们均是楷书定形，字形统一，而又排列有序，系统性较强。异体字的类型关系，即异体字与本字之间的关系。所谓本字就是互为异体字的一组字中列在第一个的那个字，《类篇》书中用大黑体标出。

《类篇》列在第一个的多数是常见字，如：

天、𡗗、无，《说文》：颠也，至高无上，古作𡗗、无。

祺、禊、祈，《说文》：吉也，籀文从基，古作祈。

蚺、蝮，《说文》：蝶蚺，蛇鬣，以注明者，亦作蝮。

澗、渦，《说文》：水受淮阳扶沟浪荡渠，东入淮，或省，亦姓。

葩、苜，《说文》：花也，或省。

这些组字的第一个字都见于《说文》，它们在古代都属于常用字。用他们来统帅同组的异体字无疑有利于检查。与它们有异体字关系的字列在后面，并且在注文进行说明。

也有第一个字虽列于《说文》，但是它们不属于常用字范畴。如：

𠄎、旁、𠄎、𠄎，《说文》：𠄎，溥也，从上𠄎方声。

𦉳、葵，《说文》：𦉳，草也，从艹𦉳声。

首字列出的是古文字形，不属于常用字范畴，异体字在古文字基础上经过演变、隶定而来，这种排列方式可以清晰辩明文字发展趋势。

有的字《说文》收录，但是《类篇》并没有将《说文》中字列为首字，而是选取了一个比较常用的字形作为本字，如：

葱、蔥，《说文》：蔥，菜也，从艹惠声。

“蕙”字《类篇》时代已经不常用，在收字的时候改为比较常用的“葱”字。

《类篇》在对本字的收录上，依据《说文》者，有注明源于《说文》的，如上所举例，言明《说文》如何。但是不少注文并没有指出源于《说文》，如：

璫、璫，伦迫切，玉器也，或作璫。

《说文》有“璫”字，作“璫”。

《类篇》中本字来源于《说文》，但是注文中没有言明《说文》作何的，这部分字的收录，《类篇》直接参考了其姊妹篇《集韵》收字体例，并没有加以改动。在《集韵》中，这些字是没有注明来自《说文》的，是由于这些字大徐本的音切不在所举的那个小韵下面。所以《集韵》的编者没有在释义前面举出《说文》作为书名，同样，《类篇》编者则直接引用了《集韵》。

首字不列《说文》，但是它们还是属于常用字。如：

怕、懼、杷，普驾切，懼，或从霸从巴。

怵、慄，他蓋切，奢也，或作慄。

这些字《说文》中并没有收录，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新产生的字，《类篇》列为本字的大多数是常用字，这些本字的确立基本上依照《集韵》的编排。故本字之确立，《集韵》有决定性的影响。

《类篇》在收字的类型方面，做到了“古今兼顾，雅俗共赏。”它的字目，除统括《说文》以来字书中所有的字（包括新附字）之外，还收列了大量的异体字。由小篆到隶书和楷书，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隶变和楷化之后，大量新的异体字产生了。

二、《类篇》收录异体字的两个层次三种类型

《类篇》文字所储存的情况比较复杂，其文本内部有层次划分的问题。包括了正文和注释两个层次。两个层次的结构似乎并不复杂，但是每个层次里都有包含异体关系。《类篇》异体字情况，基本上有三种情况：与本字并列者；释文中注释者；归于别部者。下面具体分析：

1、与本字并列者。

《类篇》将同部之异体并列于本字之下，并在注文中加以说释。在《类篇》异体字的三种类型中，此类占有最大比例。如《类篇》“王”部，共收字 367 个，其中有 51 组异体字，有一个异体的如“玨—珙”、“璉—璠”“璣—璫”，共 44 组；两个异体的如“璠—璠璠”、“璠—璠璠”，共 6 组；五个异体字的 1 组，如“璠—璠璠璠璠璠”等。

《类篇》异体字每组多为两个，但也有三个及三个以上的，如“艸”部，“藎—苜蓿藎”；“宀”部，“宜—宜宜宜”；四个异体的如，“火”部，“焚—焚焚焚焚”；五个异体字的如“口”部，“罍—罍罍罍罍罍”，六个字的异体很少，如“雨”部，“霤—霤霤霤霤霤霤”等等。这部分异体字在《类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与本字并列的异体字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类篇》中通过注释里各种术语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

(1)、从文字的历史情况表示字的异体字关系的。具体表现为：

①表明异体字是古体。

其中以表明本字与异体字为“古作某”的例子最多，如：

神神不，乘人切，《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古作神不。

桃禩，他彫切，遷庙也，古作禩。

歷靡，郎的切，《说文》过也，古作靡。

随迨，旬为切，《说文》从也，又国名，亦姓，古作迨。

邇運，忍氏切，《说文》近也，古作運。

征徃，諸盈切，正行也，古作徃。

以上举了一些“古作某”的例子。《类篇》中古文类的非常多，类似的表述还有：“古文作某”、“古文某”，如：“一，古文作弋”“王，古文作𠄎”“百，古文百”“𠄎，古文右”；同时，能表明文字发展演变过程的有，“古从某”、“古省”、“古象形”、“古从某某”、“古文从某”、“古文省”、“古文从某省”、“古某不省”。

如：“蹊蹠 古从跣”“线，古从泉”“雌雉，古省”“鸿鸣，古省”“舞，古从羽亡”
“兼，古从二兼”“成，古文从午”“阱，古文从水”“紫，古文从隋省”

表明引用古书的“古书作某”，标明二者均为古文的有“古亦作某”、“并古文”。

如：“鳳，古作𩇑，古亦作𩇒”“𩇑，或从二面，余并古文”等。

②明确古文的具体类型。

《类篇》中所指的古文不仅仅是限于《说文》所说古文，而是泛指为较古的字体，包括小篆、籀文、隶书等等字体，这大概是因为后世通行隶楷已久，对于篆书、籀文、隶书等字体，已经感觉到其时代远古，而拓宽古文字的界限，通称为古文。《类篇》进行古文描写的时候，对于见于《说文》或前人的著作中的古文，皆收录其中，且具体言明其为何种字体。这对于辩明字体源流，有重要意义。这部分异体字有籀文、奇字、小篆、隶书四种。如：

仓，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像仓形，凡仓之类皆从仓，奇字作全。

𩇑，即刀切，《说文》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𩇑，易明出地上，奇字作𩇒。

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也，象形，孔子曰：在人下故洵屈。

涿，竹角切，《说文》流下滴也，上谷有涿县，奇字从日乙，即作𩇑。

祺，居之切，《说文》吉也，籀文从基，即作𩇑。

𩇑，庄皆切，《说文》戒洁也，籀作𩇑。

𩇑，息利切，《说文》四岁牛曰𩇑也，籀从貳犏。

肆，羊至切，《说文》习也，篆文作肆。

𩇑，郎计切，《说文》附着也，一曰贱称，篆作肆。

𩇑，母罪切，《说文》草盛上出也，隶作毒。

支，雉兩切，《说文》十尺也，从又持十隸作丈。

(2)、没有明确共时历时关系，泛称为“或体”。

《类篇》中的“或体”，是一包含多种异体字形的总称，《类篇》的编撰者，在整理字形的时候，凡是不将字形明确归入古文、籀文、小篆、隶书诸体下，而其形体亦与本字有别，则均以“或体”泛而称之。同样，《类篇》或体字绝不包含前面所提到的种种古文字体。《类篇》或体字非常多，其中“或作某”类为最多，此类字几乎占到全部或体字一半以上。如：

躡，力涉切，践也，或作躡。

越，千咨切；《说文》越超行不进，或作越。

师，作荅切，啖也，或作师。

𧈧，申之切，《尔雅》牛曰𧈧吐而噉也，或作𧈧。

跣，张尼切，跣也，或作跣。

躋，牋西切，《说文》登也，引《商书》予顛或作躋。

与此同类表述有：亦作某。

𧈧，许元切，《说文》诈也，《尔雅》忘也，亦作𧈧。

谋，迷浮切，《说文》虑难曰谋，亦作𧈧。

表明字形来源有：或从某、或省、或从某省、或不省、亦从某、亦省。

越，千咨切，《说文》仓促也，或从资越。

踏，德合切，跳也，跋也，或从答踏。

藟，慈良切，草名。《说文》藟靡藟东也，或省藟。

𧈧，符袁切，生也，或省𧈧。

𧈧，虚器切，《说文》东夷谓息曰𧈧，引《诗》犬夷𧈧矣，亦从鼻。

𧈧，陈知切，齿断谓之𧈧亦从它。

璊，訖力切，垂璊地名，字本作璊，以其出美玉故从玉，或谓玉曰垂璊，亦省。

嚇，虚訝切，以口距人谓之嚇，亦省。

2、字头无列异体，通过注释文字来显示文字异体关系。

《类篇》表明异体字的方法绝大多数情况是在本字之下列出异体，然后在注释中加以解释。但是也有很多异体字没有出现在字头位置，而是仅仅在释文中描述其异体关系。这种类型有：

(1) 所用术语较前者同，在注文中加以标注。

这类术语有“或从某”，“或作某”，“亦作某”等；如，

𠄎，迷浮切，北燕之外相勉谓之𠄎，亦作𠄎。

个，居贺切，竹枚也，箇或作个。

分，甫文切，别也，从刀以分别物也，又符分切，趙地名，又方問切，均也。

《春秋傳》揅患分災，又符問切，别也，又皮莧切，瓣或作分。

𦍋，下買切，𦍋豸獸名，或作𦍋。

这类表述除了表达异体关系外，更多地表达了用字上的通假。比如上面提到的箇与个、瓣与分等都是由于语音上相同或相近而互相借用的关系。

(2) 采用“或书作”、“亦书作”等术语，在注文中加以标注。

璵，羊諸切，《說文》璵璠魯之寶玉，或書作璵。

唇，之人切，驚也，或書作𦍋。

凸，渠尤切，《說文》高气也，臨淮有凸猶縣，一曰三隅矛，或書作𦍋。

𦍋，千木切，𦍋起局小兒，又趨玉切，𦍋起小步，或書作𦍋。

𦍋，郎丁切，《說文》瓦器也，或从令，亦書作𦍋。

𦍋，魚其切，《說文》未定也，或作𦍋，亦書作𦍋。

在释文中表述为“或书作某”的，和上述“或书类”表述稍有不同，但就是这点细微的差别，表现出它们不同的异体关系。从上面我们列举的几个例子来看，《类篇》注文中言明“或书作某”或“亦说书某”类，文字构形部件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部件位置，或由左右结果变为上下结构，或由包围结构变为左右结构等，反之亦然。

(3) 所言俗体字

《类篇》中所言俗体字，其数量不多，仅有 52 例。《类篇》的编纂者没有将

俗字并列于本字之下，而是附注于释文之中，大概司马光等人并不认为俗字属于异体字范围，而将它归纳为待归整之列。其表述方式有以下几种：

① 泛言俗字者：俗作某非是、俗作某非、今俗作某非是、今俗别作某非是、俗作某。这些表述旨在言其本字，并论其俗字是与非。如：

珍，知鄰切，《說文》寶也，俗作玠，非是。

琅，盧當切，《說文》琅玕似珠者，一曰琅邪郡，古作璫，俗作瑯，非是。

迴，胡隈切，轉也回，俗作趨，又胡對切，曲也。

叢，徂聰切，《說文》聚也，俗作藜，非。

𠂔，驚嘯也，从二口，凡𠂔之屬皆从𠂔，況哀切，徐鉉曰：或通用謹，今俗別作喧，非是。

② 辨其字形，就正体与俗体的差别而说明：俗从某非是、今俗从某、俗书从某非是、俗从某。如：

覲，盧戈切，《說文》好視也，一曰覲纒委曲也，俗从爾，非是。

閉，必計切，《說文》闔門也，从門才所以距門也，俗从下，非是。

繇，余招切，隨從也，从系耆聲，徐鉉等曰：今俗从畱。

須，面毛也，从頁从彡，凡須之類皆從須，徐鉉曰：此本須鬣之須，頁首也，彡毛飾也，借為所須之須，俗書從水，非是。

表述中称为“非”或“非是”者，乃特别表明此类为形讹之俗体。

(4) 唐武后新字

所谓唐武后新字指的是武则天于载初十二年颁布新造的十八个字。武后所造诸字，其为附会己意，不惜违反文字演进的潮流，改变世人所习用的方折点挑之文字，为随体诘屈之形体，完全摒弃了方便进步的形声字，而采用了繁琐繁重，载负政治目的的会意字，破坏了假借的基本原则，而任意托借古文形体。对于此类文字，《类篇》没有收录为正文，而只在释文中表明，在其序中凡例：六曰无之附天，至之附人，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得特见也。司马光等认为唐武后新字完全出于主观臆造，故采取排斥态度。如：

天𠂔无，他季切，《說文》顛也，至高無上，古作𠂔无，唐武后作𠂔，天

又鐵因切，文三重音一，臣光曰：唐武后所撰字，別無典據，各附本文注下。

君𠄎𠄎𠄎，拘云切，《說文》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一曰羣也下之所歸也，古作𠄎𠄎𠄎，唐武后作𠄎。

國𠄎，骨或切，《說文》邦也，古作𠄎，唐武后作𠄎。

𠄎星𠄎，桑經切，《說文》萬物之精上為列星，从晶生聲，一曰象形从口，古口復注中故與日同，或省古作𠄎，唐武后作○。

(5) 其它类

《类篇》除了上述在文中加以标注的异体字类型外，还经常用到“通作”“本作”“扬雄作”等术语解释一些异体字现象。

𠄎，符容切，萑山神名，通作逢。

𠄎𠄎，力制切，鬼災曰𠄎，*《春秋傳》*鬼有所歸乃不為𠄎，或省通作厲。

𠄎，余招切，草名，𠄎𠄎羊桃葉似桃子，如小麥，通作銚。

呵，虎何切，《博雅》呵呵啞啞笑也，一曰氣出，又寒歌切，譙問也，通作何。

𠄎球，諗力切，垂𠄎地名，本作棘，以其出美玉故从玉，或謂玉曰垂𠄎，亦省。

《类篇》在注文中列举俗字、唐武后新字与或书三种字体，亦符合异体字音义全同，而写法不同的基本条件。列举俗字的目的，乃为矫正世俗讹误形体，而唐武后所造新字，涉有政治目的，《类篇》认为别无依据，不可遽信。以上两种，《类篇》均严其泾渭，不视为一般异体字。至于或书一类，因为其形体结构与本字仅在上下左右内外上的差异，以为亦将并列与本字之下，恐有繁复之嫌，故附于注文中说明，既可避免繁复之弊，也可以留存诸形，以示于后人，可见实质上《类篇》未认为“或书”类亦具备异体字的地位。

3、归于别部之异体

《类篇》归字原则之首例为：“𠄎𠄎异释而𠄎𠄎异形，凡同音而异形者，皆两

见也。”这样就将同音同义而在形体上分属他部的异体字打乱隔离，所以此类异体字，其音义与本字相同，然因字形所从之偏旁与本字异，又须符合字书以字形归部之原则，不得并列于本字之下，而是依形归部。这类异体字在行文上没有作出指示，较为难确定。《类篇》是在《集韵》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而《集韵》是按韵部排列，而且广收异体。对比《集韵》和《类篇》可以得此类异体字，兹举“示”部和“玉”部为例子，如：

《类篇》将本字“魅”归入“鬼”部：魅，休居切，耗鬼也。将异体字“禊”归入“示”部：禊，休居切，耗鬼也。

将本字“魅”及其从鬼的异体字归入“鬼”部：彪魅𧈧录，明祕切，《说文》：“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或作魅，籀作𧈧，亦作录。

将异体字“祿”归入“示”部：祿，明祕切，老精物也。

将本字“磬”归入“石”部：磬，烟奚切，美石，黑色。

将异体字“璽”归入“玉”部：璽，烟奚切，美石，黑色。

将本字“璽”归入“土”部：玺，想氏切，《说文》“王者印也，所以主土”。

将异体字“璽”归入“玉”部，璽，思此切，王者印也，籀文从玉。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魅”与“禊”音义全同，而《类篇》依形归部，分别归入“鬼”部和“示”部；“祿”与“魅”音义全同，而《类篇》分别归入“示”部和“鬼”部；“磬”与“璽”音义全同，而《类篇》将之归入“石”部和“玉”部。

《类篇》所规定的异体字，是由形音义的关系决定的，倘若本字与异体字，于音义上已全然相同，而异体字所从之部首，又与本字无别，则《类篇》将此异体字与本字并列，然而《类篇》规定的这个原则，也不是非常严格遵守，于本字之下异体字之音义，也并未与本字完全相同，尤其重音愈多之字，此例外情况愈是普遍。

以上是从文本体例上分析《类篇》异体字之类型。若是深入到异体字构成之条件，又可以发现，《类篇》所整理的异体字是广义性质的，既包括纯粹异体字，

亦含有包孕异体字，还涉及到交叉异体字。纯粹异体字是指音义完全相同，只是书写形式不同的异体字。这种异体字是在形体演变和传写的过程中发生讹变的结果，其特点是不管有多少种写法，每个形体的记词功能都是相同的，狭义的异体字就专门指这种异体字。包孕异体字是指一个字的音义完全为另一个字的音义所包含的异体字。这种异体字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借用或字音字义演变的结果，其特点是被包孕字和包孕字的一项或几项记词功能相同，而包孕字还有其它的记词功能。《类篇》对这种异体字的处理一般有明确的表述，指出包孕字具有而被包孕字不具有的义项。交叉异体字是指部分音义相同、部分音义不同的异体字。这种异体字的形成跟包孕异体字相同，其特点是互为异体的字有相同的记词功能，各自又有不同的记词功能。以“示”字部和“手”部与本字并类的异体字为例。具体看一下。

“示”部字和“手”部字与本字并列的异体字一共 138 组，其中全同异体字有 71 组，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其余为部分异体字，包括交叉异体字和包孕异体字类型。全部测查情况如下：

全同异体字：

示部22组，

示 丩 祗 祗 涇 祺 祺 祈 倉 齋 饜 神 神 禴 桃 禴 祆 禩 袂 袂 禴 禴
 袖 褱 祀 禴 禴 禴 袂 禴 祖 祖 禴 禴 袂 禴 禍 禴 社 社 禴 崇 禴 禴 禴
 禴 禴 禴 禴 祝 祝

手部31组，

手 手 擗
 擗
 擗
 擗 擗

全同异体字音义完全相同，只是形体不同，如上面的例子中：

禴，力制切，鬼灾禴，《春秋传》：鬼有所归乃不为禴，或省，通作厲。

这部异体字为音义部分相同的异体字。他们的义项相互之间有交叉关系，如：
禊祓，章移切，《说文》安福也，亦作祓，禊又常支切，引《易》禊既平，
又田黎切，雅福也，祓又古委切，祭山名，又居偽切，文二重音四。

祈祓，渠希切，《说文》求福也，或作祓，祈又古委切，祭山名，文二重音一。

拉擗協，落合切，《说文》摧也，或作擗協，擗協又迄業切，摺也，擗又虛欠切，引從也，文三重音二。

接擗，即涉切，《说文》交也，一曰捷也，亦姓，或作擗，接又疾葉切，勝也，《易》晝日三接，又測洽切，收也，又色甲切，翬或作接，又微頗切，文二重音四。

此类异体字约占一半。义项、重音愈多之字，这种情况愈多。

第三章 《类篇》异体字的结构类型

《类篇》中异体字的来源非常复杂，有时是不同时代为表达语言中的同一词语而创制的不同形体的文字，有的是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为表达同一词语而创造的形体不同的文字。因此，可以说，异体字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并将它们物化在文字符号之中。通过对异体字结构形式的分析，有时候可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一些文化信息。

异体字是在某个历史时期音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字，也就是说，除了形体上的不同，其在音义和用法等方面都是相同的，因此，形体不同是异体字最主要的特点。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中的一个词用什么样的文字符号来记录，有时候不是随意的，它会遵循一定的规则，受到一定的客观制约。汉字是一种有理性的文字，形与音义的结合，往往要求符号具有某种理据。因此，就异体字而言，其形体虽然不同，但是在表示相同的音义方面必然会体现出某种联系。这种关系有时表现得密切，有时表现得疏远。

《类篇》由于自身编纂体例的不同而造成了其异体字自身的特点。《类篇》在《集韵》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而一改其体例，依形归类，这就造成了其所收录的异体字在构形上必然同部，隶属于一个偏旁。以《集韵》“宥韵”“职救切”“祝”字条为例，“祝祝咒祝詛，职救切，诅也，古作祝，或从口从言，亦作詛”“屋韵倡六切”“祝，国名，尔雅‘被至于祝栗’”；“屋韵之六切”“祝祝，说文‘祭主赞词者，从示从口，一曰从兑省。’引《易》：‘兑为口为巫’或从食。”

《集韵》按韵排列，《类篇》依形归类。在《集韵》中同出的异体字“祝祝咒祝詛”，在《类篇》中各依其偏旁，分别归入“示”部，“言”部和“口”部。

《类篇》“祝”条下：“祝祝，职救切，诅也，古作祝，祝又之六切，《说文》：‘祭主赞词者’又昌六切，国名。”

从此例中可以看出《类篇》收录异体字的特点。《类篇》中的古文、籀文、小篆、隶书等反映了历时上的演变，而“或体”字在共时、历时上均有所反映。

一、古文类字形分析

这里所说的古文，不仅仅指《说文》中所言古文。泛指《类篇》中提到的古文、奇字、籀文、小篆、隶书等早于《类篇》时代的文字。《类篇》是继《玉篇》之后又一部以楷书字形编纂的字书。书中古文，均如《玉篇》隶定形体，如果其所收录古文原本已经隶定过了的，就照录其形；其它随体诂诂之形体，其形可以可据其他文字隶定者，则隶定之，若难以隶定的形体，则犹保存其诂诂之体，因此《类篇》古文类形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1) 隶定为方折之形。

例如《汗简》中之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随体诂诂等形体，《类篇》均隶定成为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

(2) 方折诂诂合体者。

例如語古作𠄎，訊古作𠄎，語古作𠄎，目古作𠄎，回古作𠄎，堇古作𠄎。镇古作𠄎，鼻古作𠄎等皆为一字形体，有的部分已隶定，有的部分犹存图画篆文形体。

(3) 犹存诂诂之形体者。

例如王古文𠄎，君古作𠄎，共古作𠄎，為古作𠄎，雲古作𠄎，官古作𠄎，申古作𠄎。

这部分则为全部保持了诂诂篆体的特点。

二、或体字字形结构分析

或体异体字为《类篇》中数量相当大的一类。对其形体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初步系统认识《类篇》异体字的构形结构。我们就以“或书类”异体字为例，来分析其构形。这里所说的“或体”是指前面提到的与本字并列者的“或作某”、“或从某”等类以及附于注文中的“或书作某”、“亦书作某”等类异体字。

汇集《类篇》此类异体字，分析构形，发现它们几乎均属于形声字，而异体

字与本字在结构上表现出的差异，有以下几种类型。

本字为下形上声，或书异体字字为左形右声。例如：帛盼 帛喃 熹燿等；本字为下形上声，或书异体字字为右形左声。例如：觀覽、甕甗、帮种等；本字为上形下声，或书异体字字为左形右声。例如：崔雌、嶽嶽、峒峒；本字为右形左声，或书异体字为下形上声，如，勳勇、甌崑、勳勞；本字为左形右声，或书异体字为下形上声，如，鬪鬪、蹴蹙、悖悖、蝮蝮；本字为左形右声，或书异体字为上形下声，如，岭岑、陵峻、埃矣；本字为左形右声，或书异体字为右形左声，如，鮑鮑、艇艇、贈贈；本字为右形左声，或书异体字为左形右声，如，影彙、敞炯、匙匙。本字为上声下形，或书异体字为下形上声，如，嶽嶽；本字为下形上声，或书异体字为外形内声，如，靠靠、甗甗；本字为左形右声，或书异体字为外形内声，如，糊裛、袍裛；本字为内形外声，或书异体字为左形右声，如，齋齋、齋齋；本字为外形内声，或书异体字为左形右声，如，袞袞等。本字与或书异体字声符与形符的位置相对不变，只是改变声符或形符，如，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等。

或书类异体字相对于本字构形的变化如何？我们选取《类篇》“辵”部、“彳”部、“彳”部、“延”部、“行”部、“齿”部、“牙”部、“足”部七个部的字，分析其变化特点。

1、根据篆体隶定的不同：

本字和异体字本为一个字，由于对于古文字的隶定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字体来记录同一个字，这种异体字是古文字向今文字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有：得得，篆文作得，或隶作得。番番，篆文作番，或隶作番。蹻蹻，篆文作蹻，或隶作蹻。跨跨，篆文作跨，或隶作跨。越越，篆文亦作越，或隶作尔。适适，篆文作适，或隶作适。遥遥，篆文作遥，或隶作遥。

2、改换声符:

本字与异体字在构形理据上并没有发生变化,都是声符与形符的组合,异体字相对与本字来说,形符没变,只是替换了声符。

越越 超超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迨迨 越迨 越迨 越越
 迨迨 迨迨 迨迨 徯徯 迨迨 迹迹 迹迹 迹迹 迹迹 迹迹 迹迹 迹迹 迹迹 迹迹 迹迹
 跆詞 靺靺 靺靺^① 靺靺 靺靺 靺靺 靺靺 靺靺 靺靺 靺靺 靺靺 靺靺 靺靺 靺靺 靺靺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跲

3、增加部件:

或书异体字相对于本字,在构形上繁复,多出了某些部件。或书异体字所从声符多是从本字所用声符得声。

毒毒 迨迨 越越 越越 犀犀 徯徯 迨迨 徯徯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踔踔 踔踔 踔踔 踔踔 告告

4、改换意符:。

同改换声符一样,本字与异体字在构形理据上并没有发生变化,都是声符与形符的组合,异体字相对与本字来说,声符没变,只是替换了形符。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改换部件:

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部件粘联,讹变等等因素,异体字和本字相比改换了一些部件,这些部件多数是没有理据可言。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越越

①与《说文》中的靺为同形字。说文,靺,靺也,从𠄎声。

省略部件:

异体字相对于本字来说, 构形上省略部分构件, 形体变得简洁。

𨾏𨾏 𨾏𨾏 逶迤 逶迤 迢迢 歸歸 徧徧 徧從 街街 𨾏𨾏 蹤蹤 踞踞
躑躑 躑躑 躑躑 躑躑 躑躑 躑躑

5、声符意符都改变者:

声符、意符都改变, 采用新的构形理据完成对汉字的构形。

陟陟 尤尤 脛脛 滂滂 追追

6、通假现象:

《类篇》中用“或书作”等术语表达的字际关系。许多情况是用来表明通假字的, 两个字在字形上没有关系, 只是读音相同或相近。如:

饋或作歸; 鬚或作從; 禦或作衙; 髻或作跡; 羈或作踦; 竣或作跋; 耀或作跽;。

这部分或体字我们不做构形分析。

汉字经过甲骨文、金文, 发展到小篆, 形声字成为汉字发展的主流, 其产生是社会、语言和文字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三、俗体字形分析

《类篇》中注明俗字的有五十二处, 所谓俗字就是相对与正字而言, 流行于民间的跟当时字书正体字写法不合的字, 是相对于正体字而言的一种非正式字体。俗字属于异体字的一部分, 异体字包含俗字。对于俗字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所谓“正”“俗”的称呼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时有一时的正字, 一时有一时的俗字, 正、俗字之间是可以转化的。但是古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论哪一个朝代, 他们维持的正字都是该时代流行、占统治地位的字形。特别是宋元以来, 正字趋于保守, 统治阶级采用的都是尊重传统的原则, 虽然在维护文字贯通上和抑制文字的无效分化上也有贡献, 但是在促进文字的发展与进步上, 它是落后的, 这一点在《类篇》里表现得很突出。既然俗字是流行于民间的字体, 人民大众在创造文字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遵循着一定的规律, 多是本着方便、快捷、省事的原則。因此俗字和正字相比, 在构形上会表现出很多的不同。据于此, 我

们对《类篇》中的这五十二个俗字加以构形上的分析。

一、因为部件相近而错讹。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古代书籍的传播都是在书写的基础上抄写流传的，形近或者较为复杂的部件很容易写错。印刷术发明以后，流传的方式改变，这种因为书写造成的异写大大减少了，但是由于在印刷之前的雕刻过程却仍然是在木版上先用毛笔书写，因此仍然不能避免书写因素，相反，由于印刷流传的便捷，如果有的字错讹，很可能导致这种错讹快速、大范围的传播。书写因素对异体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

𠂔，俗作𠂕，非是。其下部“儿”和“儿”形近易混，又常写作“𠂕”。

𠂖，俗作𠂗，非是。正字所从偏旁“𠂘”与“多”之草体“𠂙”相近，“𠂖”混写成“𠂗”。

刀，俗作刁，非是。“刀”和“刁”形体相近。但是俗体“刁”表达“刀”意，没有通行。

珍，俗作玠，非是。“𠂚”部和“尔”部，常常混淆。

刺，俗作刳，非是。“𠂛”与“夹”形近而讹。

粤，俗作𠂜，非是。“粤”上部“由”和“中”只有一笔之差。

穴，俗作𠂝，非是。不明正字笔画，书写时错讹。

鬪，俗作鬪，非。“鬪”上之形“鬥”同“門”混淆。“鬪”同“鬪”或因为形讹而改写。

廕，俗作廕，非是。部件构形相似且音近。

騰，俗作騰，非是。“騰”所从偏旁“月”，形与“马”的草写“𠂞”接近，错讹。

怪，俗作恠，非是。“圣”与“在”草书易混，故错讹。

藪，俗作藪，非是。“藪”与“爾”结构相似，区别度小，混讹，同时增加“虫”以增强理据。

軫，俗作軫，非是。“彡”与“尔”形体多混淆，前已提到。

畫，俗作畫，非。下部部件粘连，字形模糊。

覩，俗从爾，非是。“覩”与“爾”亦多混淆。

閉，俗从下，非是。“下”与“才”形近易讹。

須，俗书从水非是。“彡”与“水”之古体形近易讹。

珍，俗作珍非是。“彡”与“尔”形体多混淆。同上。

居，俗居从足。居上所从“尸”部同“足”形近易讹。

二、省略形体。

汉字总的演变途径是简化，便于书写和记忆。俗字流行于民间，更尤其注重以简单为本，较之本字省略情况更为常见。这里所说的省略，包括在原字基础上减少笔画和部件。

𦉳，俗作𦉳，非是。“𦉳”字本来上部是由两个正反的“或”构成，于书写上非常不方便，于是省略了倒转的“或”。

靈，俗作靈，非是。在原来字形上省略了“雨”，字形变得简捷。

屬，俗作属，非是。“屬”字书写繁复，为减少笔画，下部改为“禹”，以求便利。

髡，今俗作頤，非是。俗字省略了“髟”，同时增加了部件“頁”，“頁”是“首”的变形，从“頁”之字多同头脸有关。减省了形体，增强了理据的概括性。

肩，俗从户作“肩”。俗体省略了本字一笔。

三、改变声符意符。

文字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原来的形旁声符，与文字意义上已经不显明确，根据意义改变其本来形符，或者根据当时的读音更换原字声符，形成新的俗体。

鄒，今俗作膝，非。鄒为膝的本字。与身体有关的偏旁多作“月（肉）”，于是改“冫”为“月”，置于字形左边。

鼗，俗作鞞，非是。《说文》：“鼗，夜戒守鼓也，从豆蚤声。”鼗，又作鞞。《礼》曰：“昏鼓四通为大鼓，夜半三通为戒晨，旦五通为发明。”造字之初，本来意义是以鼓守夜戒备，至后不独用鼓，亦多用铜锣之类，乃为金属质地，于是改从蚤为金旁。唐兰《中国文字学》“古形符后多用作声符”。

館，俗作館，非是。館，《说文》：“客舍也。”本意是供给客人吃饭的地方，后来词义扩大，多指居住意义。于是改“食”旁为“舍”旁。

榼，俗作醯，非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榼”的读音“xi”，已经不能从字形上直观的看出来了，改换较为明了的声符“兮”来示音。

柿，俗作柿，非是。《广韵》：“柿，柿树果实也。”“柿”所从声符，已经不能很好的表音。于是改用较好表音的“市”。

稱，俗作秤，非是。“稱”，《说文》：“铨也，从禾聿声。”段注：“铨者，衡也。”“稱”的本义是权衡称重，改聿为平，体现构意，同时在字音上也是相近。

驅，俗作駟，非是。声符“區”改易为“丘”。

燥，俗作爇，非是。声符“臬”改为“参”。

關，俗作関，非是。“關”中的部件繁复而且不能体现字音，改为“关”形体简化且表音明确。

擗，俗作擗，非是。字形稍为复杂，改部件为“彡”。

醴，俗作醴，非是。类型同“榼，俗作醯，非是”。

主，今俗作炷，非。“主”的本义是烛台，隶变之后，理据消失，变为记号字，人们在原字基础上增加意符“火”来表示此义项。今多作“烛”。

斲，俗作斲。同“擗，俗作擗，非是”类型。

臺，俗作臺。臺的上部讹成类似“其”的形体。

昇，俗作昊。根据原来字形隶变为“天”。形体相近。

四、增加偏旁。

文字的发展演变基本上是以简化为主，但同时也伴随着繁化现象。二者是

同时进行的。增加偏旁多是为了区别意义，正所谓分化字者。所谓分化字，是指本来承担着某个义项，后来本字不再承担此义项，为此新造出来一个字来承担，这就是分化字。

暴，俗作曝，非是。“暴”，《说文》：“暴，晞也，从日从艸米”。“暴”字经过隶变之后，字形讹作“暴”，而“暴”字，后人多以为暴虐强横意义，而本意“日出晒米”、“晾晒”的意义无载体，因而在“暴”字上增加一“日”的形旁，作“曝”。琅，俗作瑯非是。琅，《说文》：“琅玕，似珠者。”“𠃉”为“邑”之变形，在“琅”的基础上增加“𠃉”部，用以表示地域概念。瑯琊山，瑯琊郡等，但后人表示此意时多省略为“琅”。

回，俗作迴。回，《说文》：“转也，从口中象回转之形。”回转引申行进方向的回旋。人们依据引申义，在“回”的基础上加上“辵”的部件。改会意字为形声字。

掬，今俗作掬，非。掬，《说文》：“在手曰掬。”段注，“持握也，俗作掬”，本字隶变之后不能体现构意，在原字基础上增加形符“手”，突显理据。

縣，今俗加心别作懸。《说文》：“縣，系也。”，本义是悬挂，后来多假借为行政区域名。人们变在原则字形上加上一个“心”旁，用来承担“悬挂”的义项，是典型的分化字。

五、采用新的构形意图创造新字。

创造新字，就是完全抛弃了正字的形体结构和构形意图，采用新的构形部件和理据来组合新字，这种情况有个只是保留了原字的某一部件，有的是用全新的部件来创造新字。构造的新字构形理据会发生变化。有的是改形声字为会意字，有的改会意字为形声字等。如果新造的文字在形体构意上方便直观，则会被社会所接受。

穌，俗作甦，非是。“穌”，《说文》：“杷取禾若也。”后来引申出苏醒，复苏，死而复生义等，原有形体本是同音假借字，已经不能很好的反映其所承担的意义，后人为之新造会意字“甦”。

𠂔，今俗别作𠂔非是。“𠂔”，《说文》：“惊呼也，从二口凡𠂔之属皆从𠂔。”

表此意者，后人别造形声之“喧”，改会意字为形声字，结构上虽更繁复，但更能体现构意，同时符合形声字占主流的发展趋势。

叢，俗藂作，非。叢，《说文》：“聚也，从艸取声。”意为草木聚集生长，后人根据字形不能窥其构形理据，别造新的形声字“藂”。

塵，俗作尘，非是。塵，《说文》：“鹿行扬土也，从鹿土。”本义为鹿跑的时候扬起的尘土，为会意字，但形体颇为繁复，人们另造会意字“尘”代替“塵”，简化了形体。

體，俗作躰。原字形体复杂，理据湮没。于是采用新的构件，创造新的会意字“躰”，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体”。

糴，俗作糶，非是。买入米相对于买米人来说就是卖出米，省略声符，增加部件，完全采用会意构形。

从其上分析可以看出，《类篇》对于俗字基本上是加以排斥的，这种观点不符合文字发展的趋势。文字本来就是人们大众创造，并运用于人民大众。上面提到的五十二字，其中如刀刁、郤膝、柿柿、暴曝、稱秤、叩喧、匏掬、鍤鍤、肩肩、昇昊、縣懸等，俗体字已经上升到正字的地位。原来的正字多被弃置不用。可见，正俗的观念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俗体字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可一意摒弃。

第四章 《类篇》异体字来源初探

汉字自产生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到底有多少汉字，目前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从历代字书收字数量看，这个数字增长是快速的。我们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收字 9353 个，《声类》收字 11520 个，《字林》收字 12824 个；《玉篇》收字 16917 个；《切韵》收字 12518 个；《集韵》53525 个；《类篇》31319 个。历代字书收字量基本上是飞速增长的。《集韵》收字是《说文解字》的五倍，《类篇》为其三倍之多。但是自古至今，常用字也不过几千字，那么字书中收录的如此之多的字来源于何处？这些字我们已经不在使用，而且大量文字是没有文献用例的，称之为“死字”。像《类篇》这样大型字书以收字多为其显著特征，《类篇》所收文字，有些字除了辞书记录外，还有文献用例；但是大多数字没有交代任何出处，也很难找到文献用例。造成如此庞大规模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类篇》广收异体字的结果，而这些异体字又是历史沉积的结果，来源非常广泛。对其追根溯源，难度可想而知。针对上几节提出的《类篇》异体字的几种基本类型，初步分析其来源。

一、《类篇》中所言古文来源

《类篇》中用古文（古作某、古文作某、古从某等）表达字际关系的内容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大字正文中引《说文》古文例，如：

示，天垂象见凶吉所以示人也，从上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类皆从示古文作𠄎。

《类篇》正文大字部分全引《说文》，并无大变。二为注释文字中对正文用字关系的一种注释。如：

天^𠄎先 他年切，《说文》颠也，至高无上，古作^𠄎先。

正文大字列出几个异体，在注释文字中加以说明。《类篇》对《说文》“古文”

表述加以改造，运用“古作某、古文作某、古从某、古书作某、古从某、古书作某、古省、古文某、古象形、古从某某、古文从某、古文省、古从某省、古文从某省、古某不省、古从某从某、古亦作某、并古文”等术语，表明异体字之间属于此类关系。这些或泛称古文者，亦有表明所从部首，说明文字发展趋势者，我们都称之为“古文”类。对于《类篇》所收“古文”类异体字情况，我们查录了《类篇》卷一到卷四一部、冫部、三部、示部、王部、玉部、玨部、气部、士部、丨部、屮部、艸部、蓐部、艸部、小部、八部、采部、半部、牛部、犛部、告部、口部、凵部、囁部、哭部等二十五个部首字表明古文类的字，共有五十四组。

天	𠄎	𠄎	𠄎	帝	帝
衹	衹	祺	祈	神	神
袿	袿	裪	裪	袂	袂
祖	祖	禮	礼	禱	禱
禍	禍	社	社	禮	禮
裸	裸	祝	祝	皇	皇
玨	玨	璿	璿	琅	琅
實	璠	中	中	葱	葱
菁	菁	菁	菁	菁	菁
蕪	蕪	莊	莊	蒼	峇
荆	荊	葦	蕪	蓋	盆
若	若	葬	葬	公	台
番	番	悉	息	牟	臬
吾	吾	君	君	唐	唐
周	周	嘯	嘯	台	容
吝	吝	𠄎	𠄎	𠄎	𠄎
連	璠	琳	玲	誥	𠄎
嗣	台	桃	權	祀	𠄎

分析《类篇》中这些异体字的来源，我们先将其与《说文》对比一下^①，如下表：

今字	天	旁	帝	祗	祺	神	崇	禮
类篇	𠄎无	𠄎𠄎	帝	祗祗	祈	神禮	禱	礼凡
说文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今字	裡	桃	袂	祀	祖	禱	禍	社
类篇	裡	禱	袂	禱	祖	禱	禱	社裡
说文	禱			禱		禱		社
今字	禮	裸	祝	玨	皇	璿	琅	寶
类篇	禮	裸	祝	玨	皇	璿	琅	琺
说文				玨		璿	琅	
今字	中	葱	菁	菩	菅	藜	莊	蒼
类篇	中 𠄎	葱	菅	菩	菅	藜	莊	蒼
说文	中 𠄎	葱					莊	
今字	荆		蓋	若	葬	公	番	悉
类篇	荆	蕨芩	谷	崇叢	葬	台	番	悉
说文	荆						番	悉

① 说文一栏空白格为有本字无异体，斜线格为无本字。

今字	牢	誥	吾	君	唐	周	嘑	吝
类篇	𡗗	𡗗	吝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说文	𡗗			𡗗	𡗗			𡗗
今字	𡗗	𡗗	𡗗	台	连	琳	𡗗	
类篇	𡗗	𡗗	𡗗	容	璉	玲	台	
说文	𡗗	𡗗						

从以上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二十五个部首的本字下所列的“古文”异体《类篇》有而《说文》没有的字有：“天、地、祗、祺、神、祖、祸、禴、裸、祝、黄、寘、著、蓍、菅、蓀、蒼、嘑、若、葬、公、誥、吾、周、嘑、𡗗（丧）、台”。

《说文》有《类篇》中没列的部分的是：“礼、社、番、君、唐、吝”。

《类篇》有而今本《说文》未载的文字有：“桃、袂、蓋”。

《类篇》古文取于《说文》，并非仅限于《说文》古文的范围，常常对应《说文》中的篆文、籀文、小篆等。《类篇》其源于《说文》古文之情形，只不过《类篇》中的古文文字形，多取隶定，以方正之形体，易《说文》随体诘屈之形体，其他或以字形不易隶定，或者是说恐怕隶定而失其本形，因此仍然保存了《说文》诘屈之体貌。

《说文》虽说是《类篇》古文形体主要来源，但是仍然有不少字形从《说文》中寻觅不到踪迹，《类篇》中古文字字数，约为《说文》古文的两倍，如此数量之多的古文，《类篇》序言全书“以《说文》为本”，知有半数来自《说文》以外，其余古文究竟来源于何处？书中各字下，从未言明其所出，其母本《集韵》亦未详言，仅是在书序中说道：

今所撰集，务从该广，经史子集及小学书，更相参定……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

然语意含混不清，不能明确知所由，并且《类篇》以前的古文字字书，多亡佚，今天我们再探究其来源就非常困难。

参考《类篇》之前各类字书及前人研究《类篇》字形的成果，《类篇》中古文字体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汗简》。《汗简》一书，为周末初间郭忠恕所撰。《汗简》其书汇集古文字，有古文尚书、石经、许慎说文及后人辑录的古文，凡七十一家。该书是集宋以前古文字之大成，《类篇》的古文，其源于《汗简》所引录之古文字甚多。

如以上所举例子，其中源于《汗简》者有：

𠄎（尚书） 𠄎（尚书） 𠄎（尚书） 𠄎（石经） 𠄎（尚书） 𠄎（林罕集字） 𠄎（尚书） 𠄎（石经） 𠄎（王存《切韵》） 𠄎（王存《切韵》） 𠄎（王存《切韵》） 𠄎（卫宏字说）

前面已经提到《类篇》取字“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类篇》继之，《类篇》古文源于《汗简》乃为其部分，并不是像《说文》一样，凡是书中所言古文皆收录。恐有所取有所不取自有原则。

源于其他字书者：

《类篇》为宋以前字书集大成者，不能不对前代字书有所借鉴，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说文》和《汗简》以外，《类篇》收字时借鉴的字书有《玉篇》，因《玉篇》仅剩残卷，唐人孙强增字为《大广益会玉篇》，其中收录不少古文，《类篇》之古文部分出自其处。如上面提出天古作“𠄎” “桃”古作“𠄎” “社”古作“𠄎”等源于其中。

此外还有部分古文，无法找其来源，或是因为其所本之书多以亡逸。除了个别特别异状之形外，分析其构形多是在其所本之字的基础上增删改易的结果。

二、或体字来源

《类篇》以《说文》为本，其中异体字，本字或见于《说文》，或见于他书，我们还是以前面提到的测查范围分析，与本字并列的异体字见于《说文》者，有：越，仓卒夜，从走𠂔声，读若资。趯，走意。从走，困声。趯，急走也，从走𠂔声。趯，穷也，从走，𠂔声速，及也，大徐本：“或作迨。”邁，邁，或不省。

𨇗，迨，或从𨇗，从兆。迨，疾也，从辵昏声。迹，步处也。从辵，亦声，或从足、责。籀文迹从𨇗。𨇗，行难也，从走，斤声。𨇗，歸籀文省。遲，籀文遲，从屮。𨇗，从辵从豚，豚或作豕。迨，迨，或从首。迹，古文邁。𨇗，𨇗或从内。齧，缺齿也，从齿𠂔声。齧，齧也，从齿𠂔声。齧，齧或从乍。齧，齧也，从齿咸声。𨇗，番，或从足，从烦。𨇗，踏也。从足质声。𨇗，跳也。从足，弗声。𨇗，述也。从足世声。𨇗，𨇗，或从兀𨇗，说文作“𨇗”从足，𨇗声。

𨇗，𨇗跋也。从足，𨇗声。

在另造新字的时候，根据《说文》读若，用作声符。

𨇗，从从所声，读若楚。

𨇗，齿分骨声。从齿𠂔声，读若刺

《说文》中没有，而《新附》中有：

𨇗，𨇗，旋行。从足，𠂔声。𨇗，𨇗，失道也。从足，𠂔声。

《玉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楷书系统的字书，唐人孙强在此基础上增字为《大广益会玉篇》，收字规模在未有《类篇》之前收字最多。编纂系统和时代上都与《类篇》相近。《类篇》中部分异体字来源于其中。

直接源于《玉篇》者：

𨇗，丑之式之二切，《尔雅》曰：牛曰𨇗，食已久复出嚼之。𨇗，同上

𨇗，午忿切，无齿貌。𨇗，同上

齧，初举切，齿伤醋也。齧，同上又音所。^①

齧，五狡切，齧骨声。齧，五狡切，齧齧也。^②

齧，仕革切，说文云齧也。齧，同上。

趯，居越切，跳起也。趯，同上。

趯，渠俱切，走顾貌。趯，同上又丘甫切，使也，治也，近也，健也。

趯，方孟切，走也。趯，同上。

趯（趯），除珍切，躁也，履也，又丑刃切。趯，俗同上。^③

趯，而纸切，近也，移也。趯，同上。

趯，余周切，遨游也，与游同。趯，古文。

趯，徒何切，透迤。趯，同上俗。

迤，吾故切，干迤也。迤，吴故切，遇也。^④

迤，徒载切，及也，又徒计切。迤，徒改切，及也。^⑤

迤，徒礼切，远也，又徒戾切。迤，同上。

迤，苏故切，行也。逆流而上也，与泝同。

迤，胡馆切，逃也，迭也，易也，转也，步也，行也。迤，古文。

衡，齿龙切，交道也，向也，突也，动也。衡，同上。

蹠，徒奚切，《说文》云足也。蹠，同上。

蹠，辅衰切，熊掌也，《左氏春秋》曰：宰夫胾熊掌不熟。蹠，同上。

跗，方俱切，《仪礼》曰：綦结于跗，跗足上也。跗，同上。

蹠蹠，二同力谷切，又力玉切，行貌。

蹠，驰録切，足蹠蹠也。蹠，同上。

①《玉篇》齧为本字

②《玉篇》没有明确指出二者为异体，但从二者释义等可以看出二者异体关系

③《类篇》趯为本字

④《玉篇》没有明确指出二者为异体，但从二者释义等可以看出二者异体关系。

⑤同上

𨾏，五刮五厥二切，司寇掌𨾏罪五百，𨾏断足也，亦作𨾏。𨾏，同上。

跬，羌捶切，举一足。𨾏，同上。

踊，俞冢切，跳也。《左氏传》云曲踊三百。踴，与恐切，跳跃也。

躡，他各切，躡驰亦作躡。(类篇躡为本字)

躡，乃殄切，躡迹也。躡，乃殄切，蹈也。

《类篇》或书异体字多见于《玉篇》，但在《玉篇》中多为本字。

𨾏，五街切，齿不正。𨾏，同上。

𨾏之异体𨾏，玉篇作𨾏。

𨾏，渠圆切，《说文》云缺齿也，一曰曲齿。

𨾏，胡千切，急走也。

𨾏，丘念切，走意。

𨾏，古蓝牛锦二切。

𨾏，孚句切，到也。

𨾏，竹志切，施也。

𨾏，糜彼切，𨾏𨾏犹迟迟也，今作靡。

𨾏，口交切，胫也。

《类篇》中互为异体字的两个或几个字，在《玉篇》中均存在，但是二者并不是异体字关系：

𨾏，侧游切，𨾏𨾏也，齿众貌也；𨾏，《玉篇》作𨾏，又渥切，齿相近声。𨾏与𨾏不是异体字。

𨾏，胡夹切，𨾏齿曰曲齿，亦作𨾏；𨾏，口洽切，𨾏也。𨾏𨾏不是异体关系。

𨾏，古暇切，𨾏牙令不得进也；𨾏，古牙居伽二切，释伽如来。

𨾏，居越切，跳起也；𨾏，丘谨切，行谨貌。

𨾏，七六子六二切，𨾏𨾏也。𨾏，子陆切，《诗》曰政事愈𨾏，𨾏促也。

跟，補艾切，步行獵跋也。跋，步末切，跋躡行貌。

他们是不同的字，音义不相同，也就是说不是为同一个词而造的字。

《类篇》在收录异体字时所参稽的字书，具体为哪些已不可而知了。但是根据今天现存的字书，可知部分异体字源于《说文》、《大广益会玉篇》。除此之外，《类篇》之前其他字书也多有收录。

《集韵》是《类篇》异体字收录的主要依据。《类篇》是在《集韵》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今人时称“姊妹篇”。《集韵》成书于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九月，丁度等人撰写，《集韵》以韵排列，《类篇》以形系联，《集韵》以音通贯全文。《集韵》按照音切的不同，分别归入不同的韵部。《集韵》五“支韵”，“章移切”下“禔媿枝，安福也。或从女，亦作枝。”“居伪切”下“枝，祭山名，通作度廐。”“常支切”下，“禔媿，《说文》安福也，引《易》禔既平，或从女，通作提。”“天黎切”下“禔，《博雅》福也。”又，“章移切”下“祗祗，適也，或从禾。”“常支切”下“祗，病也，一曰安也。”；“翹移切”下“祗示，《说文》地祗，提出万物者也，古作示。”

《类篇》“示”部，“禔枝，章移切，適也，又常支切，病也。一曰安也。又翹夷切，《说文》地祗提出万物者也，文一，重音二。”

一音一形通贯全文，各得其便，《类篇》补《集韵》不另注之弊。关于《集韵》和《类篇》，校勘者的认识尤为深刻，方成珪“《类篇》与《集韵》如一炉之冶，不得《类篇》以《集韵》，犹中夜有求于闾室而舍烛也。”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

《四库全书》云：“至谓兼载他切，徒酿细文，因并删其字下之互注，则音义俱别与义同音异之字难以遽明，殊为省所不当省。”据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类篇》编纂的缘由。宝元二年，《集韵》告竣，紧接着《类篇》马上编纂，就是为了解决检索《集韵》字音的问题。可以说《类篇》就是《集韵》的改编。虽然在改编过程中，有着不同的标准，《集韵》字下罗列异体，一般以音义为标准，凡音义完全相同，无论形体差异之大小，都处理为异体字。《集韵》的异体字十分复杂。从形、音、义的结合关系看，既有音、义可以完全替换的完全异体字，又有音、

义可以部分替换的部分异体字。而《类篇》的标准较严格，要求异体字与正字音义相同，并且形体上属于同一部首；部首不同的异体，各入所属部首，不与正字并列。但是，《类篇》中异体字主要来源于《集韵》，部分地反映了《集韵》的异体字（部首相同部分）系统。《类篇》中几乎所有异体字都可以见之于《集韵》。这是《类篇》异体字的一个特殊来源。

第五章 《类篇》收录异体字得失

隶、楷阶段的文字，我们叫做今文字，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大体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古文字学，研究小篆及以前的古文字；二是近代文字学，研究隶书以下的近代文字。老一辈文字学家非常重视近代文字的研究。唐兰先生曾经指出：“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隶书、草书、楷书都有人做过搜集的工作。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范畴。”^①。异体字是体现汉字形体演变的“化石”。从古之今，历代字书对于异体字的整理收录一直在进行，但是由于时代学术水平的限制，古人对于异体字的概念可谓是很懵懂，似是而非。今天人们对异体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对其研究的水平还有待提高，今日，《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录汉字数量最多的权威字书之一，其第八卷专门辑录并初步整理了该字典正文及补遗所录的所有异体字，编有《异体字表》，共收录异体字约 11900 组，这应该是汉字异体字最丰富而系统的材料。虽然这里面的异体字是共时历时各类字体的相互继承、变异的一个总汇，但是他们均以楷书定型，字形统一，而又排列有序，系统性较强。这是它的成功之处，但是其缺点亦是不少，比如归类标准不统一，不规范等等。即使是今天人们研究异体也有不近如人意的地方，处于较早时代的《类篇》在处理异体字上必然有成就亦有失败。《类篇》中的这些材料不仅说明当时的确有这些字，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如文字规范，科举考试讲求正字等，使得一些异体字逐渐失去了它们的地位，最终消失掉了。《类篇》编者所看到的典籍有些今天不一定能够看见，它收录的许多字只有在它的姊妹篇《集韵》里面才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宝贵的材料，不能够因为他们没有文献材料作为依据就轻易把他们作为“死字”而不去研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学术发展在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水平。就《类篇》所收异体字而言，体现了那个时代对异体字的理解和运用。对异体字的研究发展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具有深刻研究意义的课题。在分析了以上《类篇》异体字

① 《中国文字学》 唐兰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的情况之后，我们对《类篇》所收异体字进行一个全面的总结。异体字是近代文字研究提出的术语，在对异体字研究尚未完全展开的两宋时代，《类篇》对异体字的理解有得亦有失，首先看一下《类篇》异体字的优点。

一、《类篇》广收录异体是其特色。

《类篇》是在《集韵》的基础上编写的。但又较之标准更为严格。《集韵》汇集众多分歧形体，在异体字的处理方式上，只要是在同一个音切下，义同形异者均加以罗列，稍显杂糅。《类篇》则依形分部，音义相同，而部首不同，则分别归入各部，收录异体字的范围更为严格。《类篇》广收异体，因此书中对于各种字体的记录保留无疑是一笔非常丰富的遗产，部分字虽然乖僻，罕见，在运用上来说，不太实用，这也是《类篇》不能够流行的原因之一吧。但是这些字对于汉字历史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古文字收录方面，其来自《说文》者很多，同时汇集魏石经等，其所收古文字体，与近世所发现的甲骨文、钟鼎文、简帛文等都多有契合之处。虽然《类篇》对于古文字多取隶定之形，破坏了文字理据，但作为古文字的另外一种表现形态，渊源有自的隶定古文研究，仍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随着古文字学研究的进展，人们开始认识到隶定古文的重要学术价值，今年来已经有不少论著对传抄古文加以利用和研究。比如，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同时书中保留大量或体，俗体及其唐武后新字等，都极具史料价值，今天我们在研究近代文字过程中，会发现许多文字的演化过于突兀，由时代较早的形体过渡的时代较近的形体中间缺乏过渡形体，这种情况部分字体可以在《类篇》中找到答案。

二、异体编排体例上独具特色。

《类篇》继承了《说文》部首检字的传统，依形归类，同时其部内皆以韵目编排，一改以字典各部中所列单字漫无秩序的状态。无疑是一大创新。对异体字的安排上将异体字与本字并类，字际关系一目了然。《类篇》是我国第一部将异体字并列与本字之下的字书。而诸如《说文》、《玉篇》等多是将异体字列于本字字条之后。虽无不当，但远不如《类篇》来的明了。

三、较为进步的异体字观念。

汉字的形音义，往往随着时空的变换而变化，就异体字而言，一字为一字异

体，而在另一时一地则又为另一字异体。是故异体字之处理，确实不易，而且时代愈后，汉字形音义的关系越是复杂，判断异体关系，愈是困难。《集韵》一书，大量汇集各种分歧之形音义，不免遭后人予滥杂之批评，《类篇》则承揽《集韵》众多分歧之形音义，于异体之处理，以音义相同为判定标准，同时兼顾依形分部之原则，此种以音义全同为主要判断标准的方式，已具有今人处理异体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在异体字上能有这样的观念实为不易。

《类篇》在异体字的处理上有着令人肯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书在文字处理方式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具体表现为：

一、异体字归类过于教条。

局限于据形分部的原则，《类篇》的异体字，有的因为部首与本字相同而并列与本字之下，有的因为部首与本字相异而依形归入别部。与本字并列者，异体关系非常明显，但是归入别部者，却不是那么容易辨别了。《类篇》限于他所创造的条例而违反了汉字发展规律，破坏本字与异体字的关系，其注文中亦没有能够注明本末，造成这部异体字晦湮。

二、处理过程中有疏漏

分别归入别部的异体字，不得并列于本字之下，此实为遵守其据形系联，依形归部之原则，但是却偶尔出现入。

玉部：“璽，思此切，王者印也，籀文从玉”

鸟部：“鷓，丁聊切，《说文》‘鷓也’，籀文从鳥”

网部“罽，古買切，《博雅》：‘局方目也’，或作罽。”

这部分字，从行文上看，则明知其必为某字之异体字，然于注文中却无法确知其所属之本字，此盖其疏忽。

三、所收字形混杂，文字形体不统一。

《类篇》是一部分楷书系统的字书。必然要对书中出现的各种非楷书字形加以改造，特别是古文字的隶定，对这些来源非常复杂的隶定古文，《类篇》是兼收并蓄，“使人不能别择去使”，常常让后人无法适从。如，“毒毒”，《类篇》云：“母罪切，说文卓盛上出也，隶作毒。”即《说文》之𦵑（每）字，古文字中“𦵑”

多作“十”，可见~~毒~~毒均为“𦵏”的隶定字；又如“𦵏卉”，《类篇》：“𦵏，诘鬼切，艸之总称名，隶作卉。”《说文》作“𦵏”。从上例，𦵏、卉均是𦵏字的隶定字。

同时，对于引用前代字书不加考证，沿袭错讹。如，“𦵏熏”，《类篇》云：“许云切，说文火烟上出也，从𦵏从黑，𦵏黑𦵏象也，隶作熏。”《说文》小篆作𦵏，曰火烟上出也，从𦵏从黑。𦵏黑，𦵏象。段玉材注：“此恐学者不达会意，故发明之曰𦵏，而继之以黑。以烟上出，而烟所到之处或黑色之象也，合二体为会意……”“熏”字本为𦵏之隶定字，与“黑”无关。《说文》本讹之，《类篇》更不加考证，根据《说文》此义，复将“𦵏”作𦵏，并作为“熏”之本字，列于字首，更讹之矣。

《类篇》虽然是楷书系统的字书，但是在书中各种字体均能见到。既有平正方折形体，又有随体诘曲形体，字形杂乱。如，“菅菴”，《类篇》：“居颜切，《说文》茅也，古作菴，亦姓，文二。”

以上分析了《类篇》在异体字收录上的特色，优缺点。对《类篇》收录异体字有了初步的认识。

参考文献

著作类

-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 中华书局 1963年版
《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类篇》【宋】司马光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汗简》【宋】郭忠恕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大广益会玉篇》【梁】顾野王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集韵》【宋】丁度 中华书局 1989年版
《文字学概要》裘锡圭 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类篇考索》蒋礼鸿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
《类篇研究》孔仲温 台湾学生书局
《原本玉篇文字研究》朱葆华 齐鲁书社 2004年版
《干禄字书字类研究》刘中富 齐鲁书社 2004年版
《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欧昌俊 李海霞 巴蜀书社 2004年版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徐超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中国文字学史》胡朴安 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
《异体字研究》张书岩 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

论文类

- 《〈类篇〉初探》吕晓庄 《陕西大学学报》 1992年第4期
《〈类篇〉的部首和字数》陈建初 《古汉语研究》 1989年第3期
《〈类篇〉研究》甄燕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干禄字书〉的异体字及相关问题》刘中富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3年第4期
《〈集韵〉研究概说》张渭毅 《语言研究》 1999年第2期

《近五十年来异体字研究与整理状况综述》(上、下) 刘延玲 《辞书研究》 2001
年第5、6期

异体字(“重文”)漫议 李义琳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4期

《建国以来异体字研究概说》 陈建裕 《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 2001年第2
期

《〈玉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和异体字 朱声琦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1995
年第3期

《〈类篇〉》中的同字重韵初探 马重奇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第2期

附录一：《类篇》俗字表：

芘	俗作芘，非是	館	俗作館，非是	回	俗作迴
鬻	俗作鬻，非是	榼	俗作醯，非是	叢	俗作叢，非
脩	俗作脩，非是	柿	俗作柿，非是	鬪	俗作鬪，非
刀	俗作刁，非是	糴	俗作糴，非是	屬	俗作属，非是
珍	俗作珍，非是	暴	俗作曝，非是	廐	俗作廐，非是
鄒	今俗作膝，非	穌	俗作甦，非是	驅	俗作駟，非是
刺	俗作刺，非是	稱	俗作秤，非是	騰	俗作騰，非是
靈	俗作靈，非是	宄	俗作內，非是	壘	俗作尘，非是
粵	俗作粵，非是	琅	俗作瑯，非是	燥	俗作爇，非是
蠶	俗作蠶，非是	叩	今俗别作喧，非是	愬	俗作愬，非是
怪	俗作怪，非是	關	俗作関，非是	搗	俗作搗，非是
繭	俗作蠶，非是	軫	俗作軫，非是	醴	俗作醴，非是
畫	俗作畫，非	覲	俗从爾，非是	閉	俗从下，非是
窈	今俗作窈，非	主	今俗作炷，非	髭	今俗作頰，非是
頰	今俗作髭，非是	須	俗书从水非是	皴	俗作皴
體	俗作躰	肩	俗从户，作肩	臺	俗作臺
界	界俗作昊	珍	俗作珍非是	居	俗居从足
縣	今俗加心别作懸				

附录二：部分“或体”异体字表

本字	异体字	字际表述	本字	异体字	字际表述	本字	异体字	字际表述
越	𨔵	或从𨔵	越	𨔵	或从𨔵	𨔵	𨔵	或作𨔵
迢	迢	或从苜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或从今
峙		峙或作峙	遥	遥	或作遥	越	越	或从夷
越	越	或作越	嵒		踳 踳 或作嵒	迢	迢	或作迢
越	越	或从句	越	越	或从余	𨔵	𨔵	或作𨔵
越	越	或从加	越	越	或省	越	越	或从屏
𨔵	𨔵	或作𨔵	迢	迢	或从子从旂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或省	越	越	或作越	迢		迢或作迢
越		越或作越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或作越，屏或作越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或从走	越	越	越或作越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或从越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或从弟
越		越 或从彳	越	越	或从内	越		越或从彳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或不省	越		越或从彳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𨔵 𨔵 或从彳	越	越	或从昏
越		越 𨔵 𨔵 或从彳	越	越	或作越	越		越 𨔵 𨔵 或作越

從		髻或作從 憇悉或作 從	種		躡躡或从 彳	徂		保 徂 徂 或从彳
徇		髻 若 似 也或从彳	齏	齏	或从咸	躡	躡	或从展
躡		腓 腸 或作躡	得	得	或作得	躡	躡	或作躡
徂	徂	或作徂	行		徂 或 作 行	徂	徂	或從重
徂		微 或 作 徂	徂		徂或作徂	徂		徂或从行
齏	齏	或从宜	齏	齏	或作齏	齏	齏	或省
齏		齏 齏 也 齏或从齏	齏	齏齏	或从艮从 言	齏	齏	或从楚
齏	齏	或作齏	齏	齏	或从堯	齏	齏	或从窆
齏	齏	或作齏	齏	齏	或从簿	齏		齏或从乍
齏	齏	或省	躡		躡 或 作 躡	躡	躡	或省
躡	躡	或作躡	躡		躡或作躡	躡		越 越 越 或 从足
躡		躡 躡 躡 或作躡	躡		躡或作躡	躡	躡	居 或 作 躡 躡
躡		躡 躡 躡 或作躡	躡		躡 或 作 躡	躡	躡 躡	或作躡 躡
躡		躡或从足	躡	躡	或从徒	躡	躡	或作躡
躡	躡	或从帝	躡		躡或作躡	躡		躡或作躡
躡	躡	或作躡	躡	躡	或从邊	躡		躡 躡 或 作躡

躡	躡	或省亦 作躡	躡	躡	或从崔	躡	躡	或从條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 作踞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或作踞	踞		管 声 踞 或 作将	踞		踞或从堂
踞		踞 或作 踞	踞		踞或从足	踞	踞	或从踞
踞	踞	或从勇	踞		企 或作 企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或作踞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从宜	踞		翼 或从 足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作 踞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从衡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省	踞		踞或作踞
踞	踞	或省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省	踞		踞 或 从属	踞	踞	或从逐
踞	踞	或从兀	踞	踞	或从聿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省	踞	踞 踞	或从肅从 肅	踞	踞	或从庀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从答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作踞	踞	踞	或作踞

后 记

本论文在选题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徐超先生的精心指导。尤其是在论文最后的修改过程中，导师虽身体不适，但仍然仔细审阅我的论文，及时指正，给予启迪和教诲。学问上严厉苛刻、生活中平易洒脱的徐超老师不仅教给了我知识，更是教给了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学生愚钝，有负师恩，但老师谆谆教诲此生不敢忘却，在此对三年来辛勤培养和指导我的徐超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老师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同时我还要感谢师兄张崇礼帮助我修改论文，祝他学业有成。在学习期间还得到很多同学的关心和帮助，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百忙之中参加我论文评阅、评议和答辩的各位老师和专家，谢谢！

李海涛

2006年4月 于山东大学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汉字构形理据的历史演变》，《山东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独立完成。